

白发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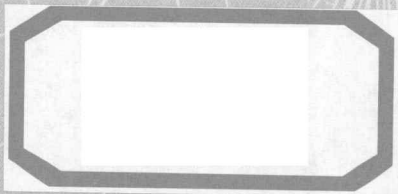
梁晓声
著

梁晓声文集

潘国彦 胡德培 联合推荐



中国物资出版社



梁晓声文集

白发卡

梁晓声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发卡/梁晓声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1

(梁晓声文集)

ISBN 978-7-5047-2969-9

I. 白… II. 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292 号

责任编辑 于胭梅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clph.cn>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75 字数:282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47-2969-9/I·0034

印数:0001—7000册

定价:29.80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捕 鯉

梁晓声

那一年是“珍宝岛”事件的第二年。现今大学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那一年刚出生，所以就未必很知道“珍宝岛”事件”是什么事件。他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年他们刚出生嘛！再说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备考复习题纲中，想必又没这个。再说他们现今知道的许多事情或事件，我们不是也不知道的
吗？

管它什么事件哪，不知道就不知道。地球挺大，热么闹么地存在着二百多个国家，繁么麻么的几十亿人口，昨天和今天，总有些事件什么的发生。一言以蔽之，那一年是中国和苏联因为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得不算陆道的界子大动干戈的第二年。那一年和我一个班的“兵团战友”在黑龙江边打黑草。当然是我们这一边。当然是秋季。

除了一个班的“兵团战友”，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当我们的伙伕。老头儿姓严，我们就叫他“严老头儿”。按说才五十多岁的人，够不上被叫“老头儿”的资格。他面相苦，满脸横土墨儿的皱纹，我们这些浑身学生味的少年，也就凑破岁数资格，超前地管他那么叫。

读《梁晓声文集》感悟

他是一个和读者面对面蹲着说话的人。他并不认为当了作家就是缪斯的代言人，就可以俯视大地，挥斥方遒。他感念苍生，始终默默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忧百姓之忧，想百姓所想。

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影响人品。有的人有猴气，有的人有虎气，有的人只有猫的媚态。梁晓声兼有牛的执著和羊的善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他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和讴歌者。这正是梁晓声的本色，也是他的作品富有生命力、能长久打动人心的缘由。

潘国彦

潘国彦 男，中共党员，编审。曾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中国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中国出版年鉴》主编；国家出版局综合处处处长；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秘书处处长；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委；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已在国内外发表评论、散文、报告文学、书评、研究报告 200 多万字。现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版顾问团顾问。

青少年朋友的良师益友

——梁晓声作品《父亲》《母亲》读后感

梁晓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八十年代初期，他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和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梁晓声这个名字便为海内外众多读者所知晓。他身为知识青年，曾在黑龙江北大荒这个荒芜而肥沃的土地上长期磨炼，品尝了生活的苦辣酸甜。风霜雨雪的丰富见闻，铸就了他坚韧的素质、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梁晓声通过小说展现了生动、鲜活而泥土气息浓郁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感染并感动、教育着读者，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巨大的激励与鼓舞。他塑造的丰富多样的艺术形象使人过目难忘，历久弥新——这是梁晓声作品给人最鲜明的印象，也是他最重要的特征。

进一步走近梁晓声，我们还看到他那些被人称为“另类散文”的大量著作。这里，有关于父兄姐妹、亲朋邻里、社会人生以及国际时事等多方面生活内容的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独具特色。有人评论说，

他的这些作品的特色是“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情真意切，人间苦乐，皆成文章，从前、现在或将来，世事纷繁，点点滴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皆成文章；猛兽昆虫，生命百态，信笔写来，皆成文章”。可见，他写作选材之广泛，思维之独特，文笔之跌宕，情感之率真，实可谓皇皇大观，独树一帜——这是梁晓声作品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关于母爱》一文中，他说：母亲们为了儿女能够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不管儿女是否呆傻、疯癫、残疾以至瘫痪，甚至面目奇丑，类似非人，而母亲的爱都时时刻刻不离开他的身边，绝不嫌弃、不放弃，甚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又无私无怨无悔。

梁晓声作品中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爱，震撼人的肺腑，洗涤人的灵魂，让人心灵充满温情善良，充满了爱，实属人性中最美最美的那一部分。在《感激》一文中，他述说自己几十年生活中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好人，得到过无数的关怀、爱护、帮助和支持，这种种美好，使他备感温暖，充满力量。每每想起，便会油然而生无限的感动、感激和感怀的情愫，以致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决定着他人生的走向和一切。

正是这种真诚的爱，使他终生难忘，从而内心产生强烈而深挚的感激之情，并且让他决心以种种努力去回报他人，回报社会——显然，这是梁晓声能够取得今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看了中国物资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梁晓声文集》，感到这正是广大青少年最需要的好作品。我为此深深感动。这里有青少年心灵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教人懂得善良和感恩，教人在贫困中依然保持一种

乐观和向上的尊严。今天能够及时读到这部如此内容丰富、感人至深的文字，实在是一种缘分，一种幸运。

胡德培

2008年5月20日

胡德培 男，编审。新闻出版事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1959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担任《新文学史料》和《当代》杂志副主编，有《〈李自成〉艺术谈》《艺术规律探微》《胡德培散文》《瞩望星河——近二十年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等著作。

人生因阅读而精彩

——《梁晓声文集》编后语

《梁晓声文集》系列丛书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先期推出的是《母亲》《父亲》《老师》《白发卡》《今夜有暴风雪》《从复旦到北影》《红磨坊》这几本书，以后还有一些内容更为精彩的书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大中学生和爱好文学的青少年读者以及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梁迷”朋友们。

许多年纪稍大的读者，熟悉梁晓声的名字是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开始的。这些轰动一时的力作，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甚至其插曲也是万口传唱，雅俗共赏。梁晓声因而成为公认的“知青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从那时开始，梁晓声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十分活跃、惊人高产的著名作家——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他竟写出了六十余部中篇小说，多部中篇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奖；他的长篇、短篇及杂体文也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他的作品还被美国、日本等国家选为教育青少年和学习中文的高级范本，如《喷壶》《父亲》《我的大学》《京华见闻录》等，《鹿心血》曾被拍成电影作为国礼送给了访华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中国，他的作品还被选为教育部指定的中学课外读物，如《书

和人的亲情》《还是爱兵》《玻璃匠和他的儿子》《普通人》（见本社出版的《父亲》《母亲》等书），很多文章被《读者》等优秀杂志也多次转载……

梁晓声作品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对真、善、美的讴歌及对平民小人物的关注。

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却有令人尊敬的精神世界，如《不速之客》《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散文成为中苏边界趣闻逸事少有的见证，如《鹿心血》《非礼节性访问》《边境村纪实》等；他的反映校园生活的如《我的大学》《毕业生》《学子》《表弟》《老师》等深受大中学生们们的喜爱；还有许多反映亲情爱情的小说如《白发卡》《黑纽扣》《父亲》《母亲》《红腰带》等曾是那么深地打动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成为他们回味父母之恩、寄托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

本系列图书2005年初版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来电，因为梁晓声作品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深深地感动了他们。

大学生王芳来信说：“读梁晓声的《父亲》，我哭了几次，都是感动的泪……他的文章是那么朴实生动又耐人寻味，让人觉得真实而又感人。借这本书我跑了三次图书馆才最终如愿以偿，它实在是太好了……很感谢你们能够出版如此有意义的读物，但愿以后还能读到类似的好书……”

天津大学的女研究生凌某来信也深情地赞扬了这本书给她心灵上的

洗礼和震撼。

毫无疑问，梁晓声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梁晓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平民代言人。因而，他被称为“平民作家”、“中国的巴尔扎克”，某报公开评选“感动中国的十位作家”，梁晓声榜上有名。

用平易生动的文字写出最打动人心的故事，这是梁晓声的另一特色。

读着他笔下的凡人小事，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民族的史外史，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副本。因为，正史对细节是忽略不计的，而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细节。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善良、坦荡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感动了千千万万人。

我国正处于社会迅速发展的转型期，青少年的升学、就业等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梁晓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知恩图报、先人后己的价值取向和平民情结，对于渴望成功、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最需要人生的导师和心灵的滋润。鉴于此，我们决定从作家大量作品中遴选最有故事性、最感人、最有益心灵成长的内容，呈献给学生和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和广大的“梁迷”朋友，但愿能有益于你们，使你们能因此受到启发和鼓舞，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早日叩开成功与幸福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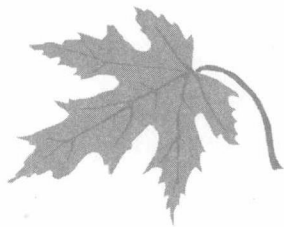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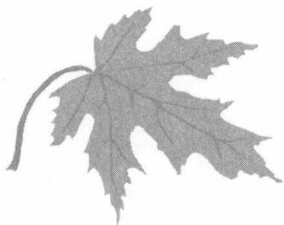
于桐梅

2008年5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白发卡

- 白发卡 / 3
捕 鲤 / 66
感觉动物 (一) / 86
感觉动物 (二) / 90
感觉动物 (三) / 95
感觉动物 (四) / 98
感觉动物 (五) / 106
感觉动物 (六) / 108
手 / 117
眼 / 121
心 / 127
嘴 / 133
沉默的墙 / 137




芋子

- 芋子 / 147
狮·人及其他 / 246
人·燕子和蛇 / 250
三个孩子 / 253
人和书的亲情 / 255
贫富论 / 258




白
发
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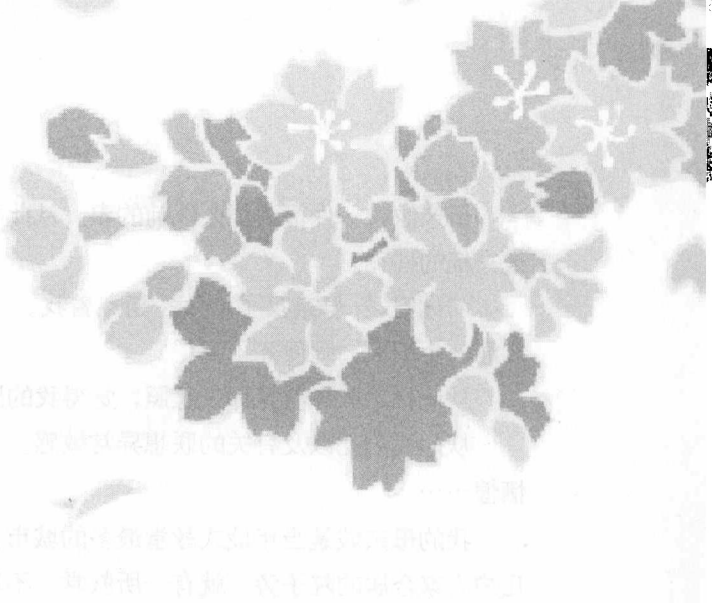
傍晚，又开来两辆小汽车。从没见过小汽车开过我们那条老街上。半条街的人聚拢了瞧稀罕。男人们，甚至端着饭碗，边吃边瞧。女人们则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第一辆小汽车里钻出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看上去六七岁，长得一模一样儿，可能是双胞胎。那女孩儿十四五岁，穿一件粉红色“布拉吉”。一头乌黑柔发披散着。左耳上方，别着一枚白发卡。我还从未见过那么美丽的女孩儿。不，也许该说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傲的女孩儿。不知是因为美丽而显得高傲，还是因为高傲而显得美丽，反正当时我自惭形秽到了极点，不由自主地往大人们身后缩，虽然她并未向人们望一眼，更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三个孩子穿得都非常整洁、非常体面。我们那条街上所有的男孩儿、女孩儿，就是在节日里，也不可能穿得那么整洁、那么体面。



两个男孩儿一推开院门，便朝他们的新家奔去。那一位美丽且神情高傲的女孩儿，那一位宛如从童话故事里走到现实中来的小公主，怀抱着一只雪白雪白的长毛的大猫，矜持地、从容不迫地也往院内走去。



白发卡

没姐姐，对男孩儿来说，是一大缺憾。这如同先天的色盲，世界在他眼里，少了某种颜色。当然，她须是一位好姐姐。

如今年轻的母亲们，其实在同时扮演着那一个男孩儿的大姐姐的角色。如今的男孩儿们，在对他们的年轻的母亲撒娇任性之时，何尝不包含着稚弟长姐之间尔嗔我谑的亲情呢？人在自己的情感领域内，缺少什么便会代补什么，这是本能。

我是有一个姐姐的。不过我无缘见她一面。只见过她的照片。在我九岁时见过她九岁的照片。照片已发黄。发黄的照片上，清丽的女孩儿注视着我，目光中有缕淡淡的感伤。母亲告诉我，姐一出生体质便弱。我出生不久她就死了。

她死前对母亲说：“妈，让我看一眼小弟……”

母亲抱我给她看。

“长大是什么样的男人呢？”

她喜爱地望着我笑。

那笑凝固在她脸上……

母亲像讲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从此我再看那发黄的照片，仿佛像被夹扁的枯花。

“你呀，”母亲叹了口气，指点着我，“你命里就不该有姐。要不怎么你一生下来，她便死了呢！”

从此我不敢再看姐那张遗照，觉得我的出生是一种罪过……

从此我对死以及有关的联想异常敏感。一听教堂的钟声不禁肃然而且恹恹……

我的母亲城是当年俄式教堂最多的城市。在我们那条街，在我们那个几户人家合居的院子旁，就有一所教堂。不算大，可也不算小。每逢举行宗教仪式的日子，俄国移民从四面八方云集而至。教堂里住着一位神甫和一名中国老花工、一名干杂役的“玛达姆”。有一时期还住过一位主教。据说是位真正的主教，大个子、大胡子。教堂院子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临街是绿栅栏。栅栏由一块块锯成同样拼花的木板组成。因是木板的，我们北方人又叫作“板障子”。院内有葡萄架，它旁边有一口压水井。常可望见穿黑袍的神甫在葡萄架下持卷而坐，大概是默诵《圣经》。有时可望见老花工汲水浇花，“玛达姆”在井旁浣。院子里的花多极了，但并无什么娇嫩名贵的品种。无非“扫帚梅”、“夜来香”、“指甲花”、“鸡冠花”、“菊花”之类。一到夏季，散紫翻红，争奇斗艳，续色至秋，将偌大个院子装点得五彩缤纷。除了花，满院子种的全是向日葵。花盘盛开之际，黄灿灿一片，令人陶醉……

院子正面，是一排居室。左侧，是做祷告的地方。右侧，“板障子”那边，就是我们的院子了。“爬山虎”爬过“板障子”，将千百朵紫色的“喇叭花”赏心悦目地赠予我们……

教堂还养了一头奶牛。“玛达姆”每天推着两桶奶走街入院。当然，最先欢迎她的是我们院子的人。没有零钱时，“玛达姆”便在小本上记笔账。从不催账，以表示对邻居们的友好。

我在教堂的钟声里不知不觉长大。我们和他们只发生过一次冲突。那一年全市展开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从大人至孩子，敲锣、击鼓、放鞭炮，站立在房顶上、树桠上，挥舞绑了布的竹竿，惊得麻雀们满天空乱飞，不敢栖落。飞着飞着掉下来，累死了。教堂成了麻雀们的“巴黎圣母

院”，院子里房顶上落了许许多多。于是街道委员们与神甫进行交涉。反反复复强调麻雀乃“四害”之一，每年吃多少多少稻谷以及消灭它们的伟大意义。神甫和“玛达姆”阻挡在院门口，无论如何不让人们入院，用生硬的中国话固执地说：“不行，不行，上帝会不高兴的……”但是那些小伙子们，哪管上帝什么态度，翻过“板障子”跳入院内，各显神通，纷纷爬上教堂顶……神甫和“玛达姆”，只有妥协的份儿，唯有遁入教堂，跪在耶稣像前，替麻雀们的灵魂祈祷。那一次被大人们称做“歼灭战”的战绩并不辉煌，全市也就消灭了一百多只麻雀而已。麻雀不比鹰隼小，猫在一个地方不飞出来，便可逃过劫难。“歼灭”它们又谈何容易呢？倒是教堂院子里的花，被我们折走了一大半，还没成熟的向日葵的葵盘，被拧去了不少，一株株如同被砍掉头颅、身躯不甘倒下的士兵。教堂的铁皮脊顶，也被踩陷多处……

一天早晨，我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我很奇怪，因为那钟声，乃是我对家以外的世界最初的感知，最初的了解。它伴随着我一年年长大。对我来说，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问母亲：“妈，今天怎么没敲钟啊？”

母亲回答：“‘玛达姆’病了。”

我接连几天没听见教堂的钟声。

那院子里从早到晚静悄悄的，再也望不见一个人影。

同学们说，那院子里已没人住了。一天深夜，神甫和“玛达姆”坐着一辆有斗篷的马车走了，还带走了那条鬃毛的老狗。奶牛则送给了老花工。老花工也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同学们都说，是因为“歼灭”麻雀那一天，人们硬闯入他们的院子，使他们感到被欺负了，含怨而去的。

我觉得他们气量太小。就因为那么一件事，便值得撇下他们的上帝吗？相信上帝的人不是都气量很大、善于原谅人的吗？相信上帝的人怎么能够和不相信上帝的人一般见识呢？何况不就那么一次嘛！何况我们院子的大人孩子，都没有闯入他们的院子啊！无论如何，走时也该向老邻居们告别呀！

我对母亲说：“妈，不是‘玛达姆’病了，是那院子里没人住了。所